

· 书评 ·

# 《情态模式面面观——情态、类型学及普遍语法》述介

李关学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中图分类号: H314.3 文献标志码: E 文章编号: 1003-0964(2015)01-0138-03

《情态模式面面观——情态、类型学及普遍语法》是一部论文集,2014年由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出版,编者为德国慕尼黑大学的 Elisabeth Leiss 教授和维也纳大学的 Werner Abraham 教授。

该书是《语言研究丛书》的第149卷,共收集论文15篇,主要从普遍语法和类型学方面来讨论情态,论述情态的特征和意义。书中对情态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有些还填补了以往情态研究中的一些空白。

该书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本文首先对这五个部分的内容加以介绍,之后对该书做出概括性的评价。

## 一、情态的形式特征

Akiba 的论文《基于语段中心语的情态诠释》从语段中心语方面对根情态和认识情态进行了讨论。论文指出,根情态和认识情态实际上是通过语段中心语得以解释的。情态助动词之所以至多只有两种解释,原因在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它们合并成了两类语段中心语,也就是 C(补语)和 V(动词)。根情态在动词词组语段中得到解释,而认识情态在标句成分短语语段中得到解释。对英语来说,明显处于 T 中心语(T-head)位置的情态助动词仅仅带有一种情态特征,与语段中心语是一种一致关系,不仅如此,而且当句法成分分阶段转移到语义成分上时,附在语段中心语上的情态特征更进一步显示出转移到语义成分上的信息的可能性或必要性。换句话说,根情态影响的是谓语的特性,而认识情态影响的是整个分句。既然情态意义是通过语段中心语得以解释的,那么情态助动词本身在语义成分上就没有语义效果,因而在语音成分上可以移位到一个 T 中心

语位置。因此,情态助动词就与 have 和 be 这样的助动词一样,在语义上是空缺的。

Verley 在《跨 T、C 两域的言据性研究》一文中对保加利亚语中的显性证据性词汇形态进行了研究。他在分析中特别关注语法化了了的证据,认为词汇性证据具有完全不同的分布特征。他的分析是按照分析分裂 CP 的里扎(Rizzi)法进行的,认为 CP 功能性中心成分与 TP 功能性成分,即时/人称/体/语气相互作用。在这个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中,TP 功能性成分被映射到 CP 中指定的功能位置,因而满足了命题的要求。因此,证据性情态表现出 T 和 C 之间特定的配置关系,也可以认为证据性情态在各种语言中具有不同的显性表现。

## 二、情态的类型学考察

这一部分的论文主要围绕下面几个问题展开讨论:证据性情态及其编码的类型,施事性在确定根情态和认识情态中的作用,谓语的限定性和非限定性与主格和间接格在消除情态多义性中的作用,情态表达从时间表达中脱离出来的语法化过程以及它们又转向表达结果和时间的去语法化过程。

在《马其顿语中的情态意义标记 mora da: 范畴限制与形态句法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一文中,Wiemer 讨论了马其顿语和克罗地亚语中的情态词 mora (must)。他指出,该词带有一个半叙实性的补足成分 da 作为言据性的标记,它通过限定和非限定两种形式在道义情态和认识情态间进行转换,这两种形式在语义、形态一句法以及结构上都有所不同:当情态意义通过限定动词表达时,mora 与嵌入动词的主语保持一致,不能被否定。表达认识性或者证据性意义时,mora 的情态基础需要一套语义特征,而这

收稿日期:2014-1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0BYY001)

作者简介:李关学(1963-),男,河南洛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英汉对比与翻译。

些是不能通过直接观察来确定的。体现认识性情态意义的嵌入型动词 *mora* 并不是一个不定式或者 *da* 的替代形式,而是一个独立的动词形式,这就说明了作为证据性标记的 *mora da* 为什么被分析成一个单位。

Lokmane 在《拉脱维亚语中 DEBITIVE 语气的情态语义和形态句法》一文中对迂回情态表达法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拉脱维亚语中不仅有通过形态表达的认识性情态,也有通过形态表达的典型的根情态。该语言中的道义情态变体被称作“debitive”,是拉脱维亚语中一种独特的形式,意为“必要性”或者“义务”。它是通过将第三人称现在时的陈述形式和前缀 *ja* 以及助动词 *būt* 的限定形式结合起来而构成的: *darīt-dara-ir jādara*(to do-do-must do)。

Mitrovska 和 Bu · Arovska 在他们的论文《道义情态还是认识情态? 马其顿语中表示未来确定性的情态标记 *habēre* 研究》中对巴尔干斯拉夫语中的情态词 *ima*(*habēre*) 在带有半限定补足成分结构中的出现情况进行了考察。他们指出,由于 *ima da* 结构和其他巴尔干语言中对应结构的相似性,马其顿语中的 *ima da* 结构可以被看作是这种巴尔干模式中的典型成员。因此,*ima da* 的发展是对所有巴尔干一斯拉夫语中的相同根源成分,即表示“所有”的 *ima da* 以及出现在特定结构模式中表示“存在”的 *ima da*,再分析的结果。*ima da* 的变化是受语义驱动的,显示出语义本源的重要性:被看作内部力量的 *ima*(*habēre*) 发展成为类似的内部义务意义,而表示存在的 *ima* 作为一种外部力量产生出道义性义务,后来又进一步通过主观化,发展成认识上的确定性。

Vydrina 的论文《从施事取向情态到序列性情态:曼丁哥语中情态标记词 *ni* 的多义性分析》通过记录和考察的方法来研究情态的发展和演变,具有特别的实证研究意义。Vydrina 发现,在曼丁哥语族中,*Kakabe* 语中的助词 *ni* 具有诸多用法:①弱义务,②意图,③目的,④want、order 类动词的句法补足成分,⑤祈使语气。*ni* 的意义常常是一种以施事为取向的情态意义,可以被解释为“一些条件影响了施事者,使他认为有必要去实施某种行为”。另外一种意义是,一种行为具有某种条件但却没有施事成分。概括而言,这种发展可以看作是语义从命题内部性到命题外部性转变并因此丧失施事性,这种总体趋势的一个实例。

Yap 和 Chor 在《粤语中位于句中的认识性情态、言据性情态以及态度性情态标记研究》一文中,讨论句子中间位置的态度标记词时,更多地关注功

能而不是形式。他们考察了粤语中两种类型的认识性情态标记,发现与英语中 *I think* 这类插入语相似的是,粤语中的心理性动词“怕”和“不知道”涉及嵌入型补语分句的非从属性。然而,在粤语中,主语省略以及话题结构在将心理动词再分析成认识和否定性态度标记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三、语气和情态之间的联系

情态功能词出现在句中位置的现象只限于日耳曼语和斯拉夫语,而日耳曼类型的情态功能词从根本上说具有言语行为限制的特点。第三部分的 2 篇文章专门论述了这种限制条件。Grosz 在其《原因从句中的情态功能词及相关结构》一文中重点讨论了德语中的 *ruhig* 以及(受强调的) *JA*。它们被看做是情态修饰语和情态操作词结合在一起,通过提高必要性和可能性程度来加强所表达的情态意义。Grosz 对相关研究中的证据进行了考察,重点探讨了 *JA* 和 *ruhig* 在原因从句中的出现情况。

Schenner 和 Sode 在《原因从句中的情态功能词:德语中的 *weil whol*》一文中对情态功能词在嵌入型小句中的受限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旨在弄清楚了叙事性小句之外,还有哪些类型的小句本身含有语用含义。与以往的发现不同的是,他们发现,使用了嵌入型情态功能词的例子与直接使用相应叙述进行表达的例子相比,前者产生了更加复杂的意义。

### 四、情态概念化

这部分的论文对情态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Salkie 在《赋能性与可能性》一文中重新讨论了 *can* 和 *may*,试图从“过程关系”方面对它们进行阐释。论文指出,该研究在理论上的结论是:其一,赋能性在本质上不属于情态,因为它并不涉及可能世界、言据性或者立场的表达,尽管它和可能性情态之间存在着联系。其二,“赋能性”的表达方式要比可能性情态的表达方式看上去要多得多。其三,不同的语言在表达赋能性以及处理和可能性情态的关系方面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其四,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 *can* 这样的词项可以表达赋能性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对它的解释与语用有着重要的联系,因为表达原因的因素 *X* 常常没有表达出来,需要通过语境进行推断。

Melis 在其论文《充分性的情态范畴》中讨论了“充分性”概念。他认为这一概念和“必要性”范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必要性又和量化性特征有关。他指出,在许多欧洲语言中,充分性这一概念似乎催生了与格的标记性主目,其特点似乎完全可以用所

属情景或者事件中的参与者角色,或者更确切地说,用鉴赏者与格来进行描述,它能使充分性语义问题的讨论在实现主目的过程中显示出必要性。与格的这种功能取决于充分性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可以说明各种语言中情态的形成趋势,即通过凸显人的参与来形成情态判断。

### 五、隐性情态

隐性情态现象有两种:第一种隐性情态的情态价值依赖于具体的语境,没有明显地显示出来;第二种隐性情态语义上体现了出来,但在句法和词汇层面却没有任何显示。这部分的3篇文章主要讨论第二种隐性情态。

Abraham 和 Piskorz 在《罕见的隐性情态:波兰语口语中奇特的带 *mieć*(have) 的迂回性过去式》一文中,对波兰语口语中的迂回性过去式,即 *mieć*(have + 词汇性动词的过去分词)这种只出现在波兰语口语中的表达现象进行了讨论。他们指出,这种现象的奇特之处在于,*mieć*在 *have*(to) + 动词不定式这样的模式中激发了认识性和言据性意义,这对当前涉及各种语言的一种普遍认可的观点,即情态的非限定形式从不产生认识性情态意义,是一种挑战。动词的认识性情态意义必定是出现在限定形式中的,在对这种未曾意料到的现象进行解释时,存在着这样一种假设,即嵌入的非限定性词汇的谓语性特征决定着根情态和认识情态的选择:表达观点的完成性可能会和谓语性质的非限定性重合,从而产生出根情态,而表达观点的非完成性产生出认识性或者言据性特征。

Zeman 的论文《隐/显性认识情态及其对语篇表层观察的视角影响》重点分析了情态的显性和隐性语法编码及其视角性效果。Zeman 认为,认识型情态在叙述性语篇中可以体现在句法和语篇层面,因而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体现出递归性。在情态核心原则构成成分这个问题上,关键的问题在于两个不同层面内的层次性差别,这些差别反映在说话人与评价者之间、句法层次上命题性主题与言外性主题之间以及叙事性话语结构中的“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语法区别上。在这个方面,双重移位的语法原则可以认为是在话语结构的不同层面上通过

递归模式反映出来的,这就为不同观点的表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然而,那些独特性的观点仍然是含蓄的(隐性的),在叙事性话语中,可以通过透视性效果使它们显示出来。在叙事性话语中,指示词语(显性表达)的组合运用会引起各种不同层面的瓦解,从而引起语篇层面上的视觉冲突。因此,体、时和语气可以提供进入可能世界的通道,认识性情态可以用来对这些可能世界进行评论。

Uchechukwu 在《依博语隐性情态面面观》一文中指出,依博语中的认识型情态范畴还从未有过系统的研究,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典型的显性、隐性模式。因此,在研究该语言中的情态时,必须要揭示其中可以给各种程度的情态可能性编码的隐性手段,如动词 *kwe*(agree) 等。此外,其他一些结构,如限制性动词补足语,或者限制性同源名词,也可以用来表达含蓄的情态可能性,也需进一步研究。这是对依博语情态编码问题的一种全新的认识。Uchechukwu 重点通过欧洲语和依博语互译的方式来探寻情态的模式,他描述和解释依博语中情态范畴的方法虽然只是初步的尝试,但却具有开拓性。

### 六、简评

《情态模式面面观——情态、类型学及普遍语法》一书涉及情态研究的多个方面,包括基本概念、表现形式、意义、类型、情态和语气的关系、语用特征等。该书不仅包括词汇层面,也包括句法和语篇层面。书中的论文通过对比的方法对上述诸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揭示了情态的普遍特征和差异,展现出人类语言情态异彩纷呈的画面。书中许多地方的分析精辟、见解独到,富有启发意义。

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所涉及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因而所讨论的内容总体上显得不够系统。此外,书中的术语较多,语言比较晦涩难懂,给理解带来一定的困难。

总之,本书是情态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体现出这方面研究的前沿动态。对于愿意更深入了解这一领域或者希望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入、甚至有所突破的学者来说,该书不失为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

(责任编辑:蔡宇宏)